

史地小叢書

景教碑考

馮承鈞編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教員
專用

60

馮承鈞編

史地
小叢書

景

教

碑

考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
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
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
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
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
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
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
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
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
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
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
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
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鑒

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初版
 民國廿二年三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

(二九八三)

史地 小叢書 景教碑考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叁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纂者 馮 承 鈞

發行人 王 雲 五

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

景教碑考

目錄

緒言	一
一 碑之發見	三
二 清儒考證	一九
三 唐代之景教	五四
四 景教碑文	七五
五 敘利亞文人名表	八〇
附錄 大秦考 拂菻考 犂軒考	九〇

景教碑考

緒言

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迄今三百餘年。中西考證記述之文。無慮數十種。此問題似已完全解決矣。但其闕遺錯訛尙多。而敍利亞文題名亦未全譯。今尙有研尋之必要。清儒考據之學。固能超邁前賢。然其所專者。本國之典籍。偶一涉及外國之事。則極疎陋。或陳陳相因。或穿鑿附會。無一可取。百年前錢杭諸家。并此景教之名亦不知之。近數十年來雖有知者。亦不甚審。西人考證。以基督教師之著作爲夥。然亦祇能證其教在唐初已入中國而已。且亦不免錯誤。如併景教摩尼爲一談。謂郭汾陽爲基督教徒諸點是已。從無有人以近年前來西方漢學家研究史地之成績。彙聚而闡究者。故二十年來。此唐代景教問題。除一見於歸潛記外。中西著作無一研究之文。予不敏。特鳩集諸家

考證記述之文。證以近年來漢學家研尋之成績。彙爲新編。正其謬誤。補其闕遺。以供研尋唐代宗教者之參考。摭撫補苴而已。未敢言著作也。民國十七年十二月臘於宜南。

一 碑之發見

景教碑大約在明天啓五年（一六二五）前出土。李之藻得初拓本。爲撰讀碑書後。其文始傳於世。之藻仁和人。字我存。別號涼菴居士。仕至太僕寺少卿。曾與徐光啓從義大利傳教師利瑪竇（Matteo Ricci）神甫習西學。有撰譯數種行世。其名嗜人傳卷三十二已見著錄。所撰讀景教碑書後一文。葡萄牙傳教師陽瑪諾（Emmanuel Diaz）撰唐景教碑頌正詮一書載之。爰錄其文以明原起。

廬居靈竺間。岐陽同志張庶虞。惠寄唐碑一幅曰。邇者長安中掘地所得。名曰景教流行中國碑頌。此教未之前聞。其卽利氏西秦（按瑪竇字西秦）所傳聖教乎。余讀之良然。所云先先無元。後後妙有。開天地。匠萬物。立初人。衆聖元尊眞主。非皇皇天主。嗜能當此。其云三一妙身。卽三位一體也。其云三一分身。卽費略降誕也。其云同人出代。云室女誕聖於大秦。卽以天主性接人性。

胎於如德亞(Judee)國室女瑪利亞(Maria)而生也。景宿告祥。異星見也。觀耀來賁。三君朝也。神天宣慶。天神降也。亭午升真。則救世傳教功行完而日中上昇也。至於法浴之水。十字之持。七時禮讚。七日一薦。悉與利氏西來傳述規程脗合。而今云陡斯(Deus)碑云阿羅訶(Arhat)。今云大傲魔魁。碑云娑殢(Sasin)。則皆如德亞國古經語。不曰如德亞。而曰大秦。考唐書拂菻傳。一名大秦。西去中國四萬里。又考西洋圖誌。如德亞畿東一道。其名曰秦。道里約略相同。阿羅本輩殆從此邦來者。故以大秦稱云。其至長安也。以貞觀九年(六三五)上溯耶穌(Jesus)降生。近六百禩。是時宗徒傳教。殆遍西土。大唐德威遠暨。應有經像重譯而來。爾乃宰相郊迎。翻經內殿。爲造大秦寺於義寧坊。命名景教(Nestorianisme)。景者大也。炤也。光明也。大帝時又勅諸州各置景寺。崇奉之至。顯與儒釋玄三教共峙寰宇。非特懷柔異域。昭王會一統之盛而已也。聖曆則武氏宣淫。先天則太平亂政。貞哀既相挺迭。水火應必煎烹。用壯相傾。理同益憎。禍來無鄉。蓋千古有同慨焉。羅含及烈。重振斯文。佶和再來。渙頒睿筭。玄肅代德四朝。龍賚彌渥。汾陽重廣法堂。依仁施利。修舉哀矜七端。遂勒此碑以紀歲月。其頌中多述唐德。亦具景教大旨。所稱

賜良和。懸景日。明著肇我人類。以及補贖救世之恩。而貞觀所譯。並所留二十七部經文。卽今貝葉藏中。或尙有可檢者。所疑傳教土曷以僧名。則緣彼國無分道俗。男子皆髡。華人強指爲僧。渠輩無能自異云爾。卽利氏之初入五羊也。亦復數年混跡。復遇瞿太素氏。乃辨非僧。然後蓄髮稱儒。觀光上國。我神祖禮隆柔遠。賜館多年。於時文武大臣。有能繼房郭之芳踪。演真正之絕緒者乎。七千部奧義宏辭。梯航嗣集。開局演譯。良足以增輝冊府。軼古昭來。其如道不虛行。故迄今尙有所待。三十餘載以來。我中土紳士習見習聞。於西賢之道行。誰不歎異而敬禮之。然而疑信相參。詫爲新說者。亦繁有焉。詎知九百九十年前。此教流行已久。雖世代之廢興不一。乃上主之景命無渝。是佑諸賢。間關無阻。更留貞石。忽效其靈。所繇仁覆閔下。不忍令魔錮重封。天路終闕。故多年祕奇厚土。似俟明時。今茲煥啓人文。用章古教。而後乃知克己昭事。俾無忝生而但死。此學自昔有聞。唐天子尙知莊事。而況我聖朝重熙累洽。河清壘出。儀鳳呈祥之日哉。碑文瞻雅可味。字體亦遒媚不俗。世之不乏欣賞者。要於近而證之六經。諸所言帝言天。是何學術。質諸往聖。曩所問官問禮。何隔華夷。卽如西賢九萬里外。繼踵遠來。何以捐軀衛道。九死不悔者。古今一轍。而

我輩不出戶庭。坐聞真正學脈。得了生死大事。不可謂全無福緣者。可以尙生疑阻。特吾孔孟知天事天之訓。而慚且驚乎。且借碑作砒。明參細駁。卽欲不祛僞歸真。祈禱於一尊而不可得。不然者。無論詭正殉魔。自斷生理。政恐蜉蝣生死。相尋共作僂民。迴望房梁公郭汾陽王。已爲絕德。而況其進焉者乎。天啓五年。歲在旂蒙赤奮若。日躔參初度。涼菴居士我存李之藻。盥手謹識。右識年月。蓋爲天啓五年四月十六日。卽西曆一六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。故有九百九十年前一語。李氏教名 Leon。涼菴別號。或出於此。又二年。江西又見鐵十字。徐光啓爲撰「鐵十字著」并及景教碑事。其文如下。

近天啓乙丑（一六二五）。長安掘地得碑。題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。碑首冠以十字。亦一證也。碑中言景教自唐貞觀九年。大德阿羅本始奉以入中國。國主大臣。如太宗高玄肅代憲（按應爲德之訛）宗。及房玄齡郭子儀之屬。悉皆遵奉。貞觀十二年。建寺於京師之義寧坊。高宗令於諸州各置景寺。肅宗又於靈武等五郡建立。則終唐之世。聖化大行。上德唐賢。比肩林立。法壇道石。周徧寰宇。何況江右世載文明。廬陵素稱赤望。有茲事迹。豈足疑乎。天啓丁卯（一六二七）

六月朔書。

崇禎十四年（一六四一）葡萄牙教士陽瑪諾（號演西）撰唐景教碑頌正詮。疏解碑文。因明末之亂。三年後（順治元年西一六四四年）始刊行於杭州。其書疏釋多而考證少。茲惟錄其題詞於後。

旅人偕同志觀中朝也。幾周甲子於茲矣。（按陽瑪諾生於一五七四年。一六一一年至中國。一六五九年歿於杭州。）一切賢者樂與遊。所著諸篇詳哉其述之也。乃間者往往以諸輩弗遠九萬梯航備歷。至卽如歸。不能無惑。因嘗具述天主宏慈。惠茲士民。默牖至是。導正闢邪。宜頌宜感。客謂默牖遠來。訓正吾士若民。洵足頌感。然曷弗於數代以前。俾吾先人咸蒙接引。延迨今茲。誠所未解。諾時爲太息曰。淺哉智慧。乃妄議天主意如是乎。雖然。疑而思問。請容進其說。西聖奧斯定（Saint-Augustin）云。富者濟貧。凡幾何遲速。提衡在彼。貧者不得預之。受濟頌恩。乃其分也。今茲天主祐中土。俾聖教遠來。弗頌受乃怨而責其後至也。借如有綵升聞。登庸三錫。顧責君寵奚遲。誠哉狂悖莫甚焉。且中賢既言之矣。孰先傳。孰後倦。賢師教其弟子。與天主率厥下民。亦若

是焉爾。天主教人。先性教。繼寵教。性教者。吾人因性光也。寵教者。天主超性光也。未能盡厥因性。頓冀超性。是未步先望趨也。前此中士。若性教弗遑。尙超性云乎哉。抑聖經喻聖教如日。其初出未曜普地。絲近逮遠。漸被厥光。被早固忻。被遲勿憎。旋至旋被矣。西方距中土幾九萬。聖教來滋遲固也。理論至此。必不復惑。矧溯厥絲。又弗惟自今始。邇歲幸獲古碑。額題景教。粵天主開闢迄降臨。悉著厥端。時唐太宗九年。爲天主降生後六百三十五年。至西鎬廣行十道。聖教之來。蓋千有餘載矣。是碑也。大明天啓三年。關中官命啓土。於敗牆基下獲之。奇文古篆。度越近代。置郭外金城寺中。岐陽張公賡虞。揭得一紙。讀竟踴躍。卽遣同志我存李公之藻。云長安掘地所得。名景教流行中國碑頌。殆與西學弗異乎。李公披勘良然。色喜曰。今而後中土弗得咎聖教來何暮矣。古先英辟顯輔。朝野共欽。昭燭特甚。尙奚有今之人也。繼而玄扈徐公光啓。愛其載道之文。并愛其紀文字畫。復鐫金石。楷摹千古。夫鴻碑較著。朗鑒有三。似勿更贅。惟碑旨淵義古。不敏慮覽者未辨。或猶託其詞以固前惑也。因勿弗避庸拙。詮厥概。爲來者孚券云。大明崇禎辛巳（一六四一）孟春之望。陽瑪諾題。

據右引三文。陽瑪諾云。此碑於天啓三年出土。徐光啓云。近天啓乙丑（天啓五年）。李之藻云。邇者長安中掘地所得。綜合三說。大約其出土時在天啓三年。自出土移置金勝寺。自張賡虞揭寄李之藻考證之時。距離僅有二年。要在天啓五年之前也。至林侗（一六二七至一七一四）來齋金石刻考略。謂在崇禎間（一六二八至一六四四）。錢大昕（一七二八至一八〇四）人。景教考。謂在萬曆間（一五七三至一六二〇）。皆誤也。綜合清儒諸考證審之。可見當時人外國知識之淺薄。雖精研羣籍馳騁古今之錢竹汀。亦不免矣。

此碑出土之地。李文藻謂「長安中掘地所得」。徐光啓亦謂「長安掘地得碑」。陽瑪諾謂「關中官命啓土。於敗牆基下獲之」。則此碑出土之地。似在長安矣。至其出土之動因。據林侗來齋金石刻考略之說云。

景教碑今在西安城西金勝寺內。明崇禎間（此處誤前已辨明）。西安守晉陵鄒靜長先生有幼子曰化生。生而雋慧。甫能行。便解作合掌禮佛。二六時中。略無疲懈。居無何而病。微瞑笑視。儻然長逝。卜葬於長安崇仁寺之南。掘數尺得一石。乃景教流行碑也。此碑沈埋千年。而今始出。質

之三世因緣。此兒其淨頭陀（按卽指景淨）再來耶。則佳城之待沈彬。開門之俟陽明。此語爲不誣矣。見頻陽劉雨化集中。字完好無一損者。下截及末作佛經番字。

按右說極附會之能事。似雖奇不可盡信矣。但「西安守是日適喪其子。」又見於傳教師波蘭人卜彌格（號致遠）（Michel Boyrn）一六五三年通信之中。第卜氏此語僅附帶言之。未云此碑在西安出土。而謂其出土地乃在西安西南之盤屋。卜彌格神甫與我國歷史頗有關係。引其文之前。請先略述其傳記。

卜彌格父爲波蘭王 Sigismund 之官醫。彌格以一六二二年生於 Lwów。一六二九年入耶穌會。一六四三年至葡京 Lisbonne。一六四五年至交州。稍留卽赴瓊州。於一六五〇年至廣西。時清兵克韶州。永曆帝奔梧州。永曆太妃命彌格齋書呈教皇。以一六五一年一月一日在澳門登舟。赴印度之 Goa。自是遵陸行。赴西亞之 Smyrne。一六五二年終。達義大利之 Venise。歷經險阻。至一六五五年十二月。始得教皇 Alexandre VIII 覆書。數月後在葡京登舟。偕行者八人。五人死於道。一六五八年抵暹羅。由此赴交州。時明運垂危。太監龐天壽（教名 Achillee）

已於一六五三年死。永曆將由滇奔緬甸。彌格聞訊。仍兼程赴廣西。一六五九年八月二十二日。以積勞致疾。歿於廣西邊境。計其東西往來之年。與玄奘遊年等。其不幸則又與無行（見義淨求法高僧傳）同。而其犯冒險阻。仗義奉使。不特爲明之忠臣。兼爲教會之殉教者矣。據德國教師H. Scher撰「著名中國」（China Illustrata）一書。所引卜氏報告之文如左。

方濟各（S. François Xavier）歿於三洲島之後。利瑪竇神甫即偕耶穌會神甫數人。齋福音而赴中國內地。數省之中。建有教堂居宅。一六二五年時。耶穌會某神甫因爲進士 Philippe（姓王）全家舉行洗禮。特赴三原。數月前。蓋厓人築牆掘地得石。至是神甫偕進士同往觀之。按據右記。碑之出土。應在蓋厓。至記中所謂某神甫。即金尼各（Nicolas Trigault）（法國人）神甫是已。進士王姓。陝西三原人。刑部主事。丁憂回籍。其人前曾識利瑪竇於北京。其名未詳。按陝西通志卷四十二選舉志。有王洪瀨。萬曆二十六年（一五九八）進士。仕至主事。不知是否其人。金神甫日記已爲夏鳴雷（H. Havret）（法國人）神甫所撰西安碑一書所引。節錄於下。

此世紀之二十五年（一六二五）在陝西始有定居。（按爲王某所建）此地有進士王君。前

在北京受洗。茲丁母憂回籍。欲延一神甫至家。爲全家舉行洗禮。金尼各神甫被派而赴西安。及抵陝西。病臥五月。病痊。王君介之以見省中諸大吏。是年蓋屋人建屋。工人掘地得碑。上有漢文及迦耳都 (Kaldou) (按卽巴比倫之別名。金神甫不識敘利亞文。故有此誤) 文。碑高八尺。寬四尺。厚五寸有奇。據碑誌。基督之法古時已入中國矣。

則據金神甫之說。亦云此碑在蓋屋出土。其出土之情形。據一六六三年 D. Bartoli 所撰耶穌會史 (*Dell'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*) 「亞洲第三部之支那」(Da Cina terza parte dell'Asia.....) 一書所引一六三九年方德望 (Etienne Le Fèvre) 神甫 (法國人) 之報告。較來齋金石略所說近於事實。其說略謂。

方神甫云。某晚有一老人來告云。此碑出土之地。冬日四圍積雪。惟碑土之上無之。數年如此。居民以爲其下必有伏藏。掘土而碑見。蓋屋縣令見其碑甚古。上有外國字。未能解其義。乃運赴西安。置於城外。哩之道觀。蓋屋舉人某拓其文。寄於其杭州友人進士涼菴 (Léon) (按卽李之藻) 涼菴面告予此事始末。且爲注解碑文。保祿 (Paul) (按卽徐光啓) 進士亦繼之刊

行。其文遂行於世。

石一文亦云在盤屋出土。出土後運至西安。茲又據卜彌格神甫一六五三年十一月四日通信云。
(見著名中國)

碑至西安。西安守是日適喪其子。深以爲異。爲作碑讚。又仿此碑。別刻一碑。皆置之西安城外一哩道觀中。

則據卜神甫之說。西安碑有原刻仿刻二種。仿刻之碑。今已不存。但其拓本已流傳歐洲。因兩拓本之殊異。遂有駁此碑爲耶穌會人所僞造者。法國福祿特爾(Voltaire)卽爲反對之一人。其「中國書札」(Lettres Chinoises)之第一百四十七札。卽言此碑之僞。緣當時通典派(Encyclopedistes)哲學盛行。時人憤舊教之專橫。尤痛心於耶穌會。今字典中釋「耶穌會主義」(Jésuitisme)「亦作虛僞狡詐之解者。卽當時自由思想與教會專橫之遺跡。當時基督教第三次(景教第一次也。里可溫第二次)來華傳教者。卽爲耶穌會徒。其不爲他派或哲學家之諒解。亦勢所必然。逮後碑之非僞既明。遂又以碑中誦帝德之詞過於自卑。而攻擊教士。且謂以今視昔。耶穌會之